

林语堂小说集

红牡丹

上海书店



林语堂小说集

红牡丹

上海书店

沪新登字119号

红 牡 丹

林语堂著 张振玉译

上 海 书 店 出 版

(上海福州路401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 海 影 印 厂 印 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16 1/2

1989年10月第一版 1992年3月第二次印刷

印数 3201—8200

ISBN 7-80569-114-2/I·36

定价： 6.40元

第一章

費庭炎，生前任高郵鹽務司的主任秘書。光緒十七年四月二十三，那天他的喪禮舉行開弔，生前的友好前來弔祭；每個人都穿烏黑的靈柩前深深的三鞠躬，然後脚尖點着地，輕輕走開——男人到一邊去，女人到另一邊去。這個喪事先湊草辦，也是家裏的朋友匆忙之間準備的，因為隨後要將靈柩運回原籍安葬。

那天又潮又熱，令人極不舒服。四——五十個人，男女老幼，擁擠在費家的小院子裏。那是一所租來住的舊房子，屋裏頂棚並沒有裱糊，露着房樑椽子，也沒有上油漆。那些朋友，以前大都沒來過，現在看見這棟房子，對費秘書夫婦住得這樣簡陋，頗感意外，因為費庭炎家是嘉興的富戶，是上海以下湖泊地區的大地主。他書房裏陳設得疏疏朗朗，蕭然四壁，雖然雜亂無章，也有幾分文人高雅之致。他生前，在今天來的朋友中是有幾個來此聚過的。屋子內兩個有窗楞的窗子，原來的紅業已褪色，看來黯然無光，有的地方龜裂成紋，窗外的光線本來就嫌不足，現在

低聲細語的客人來往行動，人影幢幢，屋裏就顯得更爲陰暗了。有的女客留意到窗角兒上有蜘蛛網，知道這位新寡的文君，不是個勤快的主婦。

費庭炎的同事，有好多是由於好奇心而來，要來看看這位青春的寡婦，因爲主任秘書這位妻子貌美多姿，已然聞之久矣。他們知道，今天這位漂亮夫人會出現，會站在靈柩以旁，向來此吊祭的客人答禮。

這個哀傷的祭奠，使人人心中感到不安，因爲情形總是不太對。在肅穆喪事的氣氛和看來令人懼怕的棺木，與半爲喪帽垂掩的青春寡婦雪白細嫩的面龐之間，存有強烈的矛盾。她戴着尖尖的粗白布帽子，身子罩在寬大的粗白布孝袍子裏，她真像一個活人做成的祭品。她那猶如皎潔秋月的臉露出了一半，眼毛黑而長，鼻子挺直，濃郁美好的雙脣，端正的下巴，在屋子那一端，在供桌上一對素燭搖搖不定陰森可怕的光亮中，隱約可見。她粉頸低垂，彷彿對這件喪事以後的安排，表示無言的抗議。大家都知道這位寡婦才二十二歲，在當年上流的名教傳統裏，讀書人的遺孀，或上流社會富有之家的寡婦，按理是不應當再嫁的。

那些男人，對這個年輕的寡婦是不勝其同情之意的，覺得她那麼年輕，那麼美，犧牲得太可惜。那些男人，大部分是鹽務司的官員。他們大都已然婚配，這天帶着太太孩子們來的，各人心裏各有用意。有的是爲了人情應酬，有的是覺得在這場猖獗的霍亂之中，同事暴病死亡，心中着實驚懼。那些低級員司也來祭奠，本來不喜歡他們那位傲慢無禮頤支氣使的同事，但因鹽務使命

令他們給這位寡婦捐一大筆錢，聊盡同仁的胞澤之義，其實低級員司們拿出這筆錢已感吃力，而這個家道富有的喪家並不需要。那些官員之中，有一個人正在等着他的家眷在一個月後自原籍前來，並且已經租妥了房子，正打算買一張講究的銅床和幾件紅木傢具，心裏知道這位寡婦是要走的，他可以出低價買下那批傢具。

薛鹽務使，身體高大，眉目清秀，深深覺得在棺材店都快把貨賣光之時，憑了他的勢力，能買到一個質料那麼好的棺材，實在臉上有光彩。他打算親眼看見人人讚美那口棺材，自己好感到得意，所以他故意放風聲，說未亡人年輕貌美，楚楚動人。

鹽務司對這位年輕寡婦總算是盡力而爲了，因為喪家沒有一個人出來，就辦了喪事。司裏派了一個老人家幫助運靈還鄉。但是這個老人家連升是個半輩子，又不懂當地的官話，完全派不上用場。

依禮，喪家須要有個人站在靈柩旁邊，向祭奠的人還禮，即使一個兒童也未嘗不可。但是費太太沒有兒女，只好她自己站在棺材後面，披着麻布孝衣，着實可憐。她的腿移動之時，硬硬的麻布孝衣也就因移動而悉索作響。可以看得出來，她那濃密睫毛後面的眸子，時時閃亮，似乎是心神不安。有時，她向上掃一眼，對眼前來弔祭的客人似乎是視而不見，因為她正在茫然出神，對當時的事情是一副漠然無關輕重的神氣。她前額上的汗珠兒則閃閃發亮。她的眼睛乾澀無光。她既不號啕大哭，也不用鼻子抽噎，按說，她是應當這樣子才合乎禮俗。

來客之中，好多人已經注意到這種情形。她怎麼敢不哭呢！按照習俗來說，丈夫的喪禮上，做妻子的既不落淚，又無悲感之狀，當然使人吃驚。她除去鞠躬還禮之外，便再無所爲，這個別無所爲，是有目共睹的，所以違規矩守禮法的人，看來都覺得頗可厭惡。就猶如看見人燃放炮竹，點了之後，卻寂然無聲，並不爆炸一樣。

有的男客已經退回到東廂房，東廂房正對着前面的庭院。大家在那兒談論當前的事，倒談得津津有味。

一個年長的男人說：「你想，老費有這麼個如花似玉的太太，還去各處亂竄！」

「這種事誰敢說？你看見她那兩個眼睛了沒有？那麼深，那麼晶亮，那麼滴溜亂轉。真是水性楊花。男人死了她才不難受呢。」

「我看見了。那對眼睛那麼美，那麼多情！我敢說，她一定會再嫁的。」

另一個同事聽了很煩惱，他說：「住嘴吧！咱們憑什麼妄論是非？總而言之，現在鬧瘟疫。我知道庭炎有兩個哥哥。他們老頭兒自己不來，也應當派一個兒子來，不應當讓這個年輕輕的婦道人家自己辦這些事情啊。」

一個瘦小枯乾穿着長及腳面的長衫的男人說：「連抽抽噎噎的小聲兒哭都不肯。」

這時一個六十幾歲說話溫和的老先生，方臉盤兒，帶着牛角框兒水晶眼鏡，他說：「這不應當讓她一直站着靈旁還禮，她不能老這麼站幾個鐘頭哇。」他是學校的王老師，也是費家的鄰

居。他唇髭漸白，頷下鬚鬚稀疏而微黃，在他這令人肅然起敬的年齡，他也以讀書人之身深爲人所尊敬。他手裏兩尺長的旱烟袋，並沒有點着，只是在手裏拿着玩弄而已。

薛鹽務使，用他那很重的安徽口音也插嘴說話，他那濃密的黑鬚子，隨着他說話也分明的移動。他說：「我想今天除去咱們司的同事之外，沒有多少外來人。咱們若不說什麼，人家也不會說的。並且，她哭不哭，也不是什麼大問題。至於運靈一事，我已經派我外甥來幫忙。不會有人說咱們司裏不盡心盡力的。」

一個團團臉的年輕人，用鼻子輕輕哼了一聲說：「好啦，總而言之，像您所說的一樣，瘟疫流行啊。有什麼辦法！」他又向王老師說：「他們家也用不着這麼膽兒小。應當派一個哥哥來。辦喪事總要像辦喪事的樣子。」

「當然了，他們應當在老家正式辦這件喪事。他們只是想把靈柩運回去。其實他們應當爲這個寡婦想一想。她這麼年輕。」

「她今年多大？」

王老師回答說：「二十二歲。」

「他們結婚幾年了？」

「我內人告訴我，才兩三年。兩人並不怎麼和美。算了，這與咱們毫不相干的。」王老師很小心結束了這個問題。

這時王老師的太太過來，向丈夫耳邊低聲說話。這位太太方臉盤兒，五十幾歲年紀，上嘴唇長，不管到什麼地方，總是帶着一團和氣從容，使別人心情愉快。

她說：「若是再沒有什麼客人來，咱們就讓費太太到後頭歇息去吧。現在差不多快到晌午了。一個女人站幾個鐘頭，可不是開玩笑。又沒有人能跟她替換一會兒。您諸位先生，也體諒一下兒人家吧。」

王老師站起來，走到高個子的鹽務使大人跟前說：「大人，這也不是什麼大典禮。客去主人安，咱們不用等着吃麵了。怎麼有心情吃東西呢？大家心裏都不好受。您說一句話，大家就都走了，教費太太也歇一歇兒吧。」

薛鹽務使轉來轉去的眼睛緊皺了一下兒，這表示，雖然他名聲不佳，人人皆知，只要與女人相關之處，他也不是不懂憐香惜玉的。

他用喉音說：「當然，你的話很對。」

他又進入中廳，這就是向大家示意。他沒說什麼，只是眼神一表示。每個人都看見了，也會意了。他外甥劉祐，剛才一直登記禮品奠儀，現在從靠近門口兒的桌子那兒站起來，合上了賬簿。他們一個接着一個走到靈前——行禮告別；都默默鞠躬為禮，臉色凝重，輕輕走出門去。

薛鹽務使在靈柩旁邊多徘徊了一下兒，用手指頭的關節叩了叩棺材，聽了聽堅硬的聲音，臉上流露出得意的神氣。

他自己低聲讚美道：「這麼好的木頭！」

在這個當兒，年輕貌美的費庭炎的遺孀抬起了頭，顯然是輕鬆下來，不過一雙眸子裏，仍然似乎是有滿腹的心事。

客人走了之後，王老師仍然留下未去。他太太負責準備了簡單的湯麵，饅頭，做爲午飯，現在正幫着辦理禮俗上該辦的事。即使鹽務司這些公事關係的朋友已經離去，還有街坊鄰居來弔祭的，所以也須要按着禮俗辦，不能稍爲疏忽。凡是帶有禮品來的，都要送給人家饅頭，等於是回禮。類似這些瑣事，都得要女人照顧。

費太太內心非常感激。王老師王師母是住在街的那一頭兒。費太太，年歲輕，過去覺得寂寞無聊時，常到王家去和孩子們玩兒，她很喜愛王家的孩子。其實，費太太對王家，不論是王老師，或是他太太，都算不上真正知己；但是現在費家突遭不幸，大禍臨頭，極需要幫着辦這件繁雜又涉及外面人情應酬的喪事，這對夫婦突然光臨，萬分同情，伸出援手，正是費太太所急切需要的。

王師母引領她到了裏間屋，她對王師母僅僅說了一句：「多謝您。」而且不夠熱誠。她說這話時，甚至連抬頭望一下兒都沒有。說話的聲音年輕，清亮，特別柔和，像一個聲音清脆但隱藏有裂紋的銅鈴兒一樣。她說話滿像小孩子，沒有造做，不裝什麼樣子。她好像想了一下兒，又

說：「您兩位若不來幫忙，我真不知道怎麼好。」

王師母說：「你一個人嘛。朋友來做這點兒事，是應當的。」

這新老實實的致謝，對方也就同樣以老老實實的態度接受了。

王師母又說：「現在你躺一下兒。我到廚房給你端盃麵來。還人家禮由我去辦，你不用操心。你還得養足體力，還要走坐船回家這段路呢。」

她幫助這位新寡的少婦脫下喪服。脫下之後，立在王師母面前的，是個美貌動人青春年少，幾乎依然是個小姐身材兒的白衣少女。牡丹（這是這位新寡文君的名字），今天早晨總算壓制住脂粉的誘惑，因為怕人家說閑話。不過她那自然青春的艷麗和兩片噉起的櫻唇，也並不需要用什麼化粧品。王師母看見她前額上的汗珠兒，拿過來一條毛巾。

王師母幫着她擦汗時說：「穿着那麼厚的孝衣大概快把你憋死了。今天熱得出奇。」

這時牡丹眼裏流出了兩滴眼淚，晶瑩閃亮如珍珠，在眼邊停了停，快要掉下來了。她又勉強抑制住。

在王師母離開屋子之後，她才躺在床上，真正痛哭起來。這是丈夫死於瘟疫之後她第一次哭，並且哭得十分傷心。過去那幾天她曾經極力想哭，但是沒有眼淚。現在水閘打開了，意料不到的熱淚洪流，如春潮般決堤破岸傾瀉而來。

她躺在床上，想，不是想她丈夫，而是想自己，想自己的將來，還在茫無頭緒，想自己的青

春生活，這段青春生活怎麼樣過。她的婚姻生活裏沒有愛，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辦理的，爲這種婚姻，沒有什麼可悲傷的。她過去那一段生活，是一連串的挫折坎坷，並非只因爲費庭炎的公然玩弄女人，或是粗俗不文，年輕氣傲，言談舉動慣於端架子講派頭兒，這些都是她看着不順眼，都是使她驚氣的。她天性多愁善感，溫柔多情，她知道愛情應當是什麼樣子，她知道一個失望的愛情生活裏的甘苦，她也知道自己的情郎和自己在棒打鴛鴦兩處分後的痛楚愁恨。她的情郎金竹現在已然娶妻，有了兩個兒子。但是她和金竹在她出嫁後，一直藕斷絲連，暗中幽會。她覺得自己像着蠅粘上了蛛網，糾纏起來使她神思混亂。現在她的眼淚從無以名之的深淵流了出來，現在有一種迫不及待的感覺，她分明有所盼望，但所企求者爲何，自己又不了然。可是在她哭了一陣子之後，覺得輕鬆了不少，覺得好多了。

在來弔祭的女客，因爲她如此年輕而喪夫，還要寡居守節而悲嘆她苦命之時，她不由得心中竊笑。女客把心裏的想法都說了出來；都覺得她可憐，都分明說年輕輕兒的守寡可真「難」。（按照中國那時的習俗，談論寡婦和談論新娘一樣，寡婦和新娘是不能答言的。）

那些女客認爲她是要含辛茹苦遵守婦道的。所謂寡婦要要遵守的道德已經由聖人分爲兩類：一是終身守寡，做節婦；一是抗命不再嫁，一死做烈婦。

對這兩種想法，牡丹是一笑置之。在她生活的歡樂和自己青春的氣質之下，她覺得做節婦，做烈婦，全無道理。她心中正在思索尋求——這也受了她讀書的影響——在尋求每個男女都感到

幸福快樂的美好生活，她聰明有見地，絕不爲別的女人的話所動。她天生氣質強烈而敏感，高尚而不同於流俗，熱切追求理想，世俗傳統的善良，常人所認爲的美德，她全不措意。她趕巧自己嚶嚶啜泣，或是號啕大哭，那只是因爲她心中想哭，並無其他緣故。

王師母在廚房待了半天之後，用一個調盤端進來一盤熱騰騰的麵，還有開胃口的酸辣味道的菜，大出乎她的意外，那位少婦烏雲般的黑髮鬆垂在肩上，低着頭，在竹子簾櫺子裏正在找什麼東西，很不像一個寡婦的樣子。

王師母責備她說：「你找什麼呢？來，你得吃點兒東西呀！」

新寡的文君一回頭，王師母看出來她那秋水般的眸子裏的急切激動的神氣。牡丹的臉變得緋紅，彷彿心中的秘密洩露了一樣。

王師母搬了個椅子，她說：「坐下，吃吧！」聲音腔調就像個母親對女兒說話一樣。又說：「我炸了幾個火腿蛋，我跟你一塊兒吃，你一定要吃呀。」

牡丹微笑了一下，笑得很愉快。她知道王師母平日是怎麼樣照顧她自己的五個孩子，所以這位太太對她這麼關心照顧，她也不感到意外。

牡丹正在吃飯時，王師母看見她又紅又腫的眼，大聲說：「來祭奠的客人現在看見你就好了。」

牡丹聽了茫然不解，問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「你總算真哭了。」

這位新寡婦立刻回了一句：「我知道，這樣兒他們才覺得對，是不是？」

現在又靜下來，牡丹不聲不響的吃那火腿蛋。沒有人知道，也不了解為什麼她剛才躺在床上哭。但她願王師母不在她屋裏，她好一個人靜靜的想自己的心事，想自己煩惱的問題。她很願確實知道剛才王師母沒有看見她包紮那些愛情書信。

現在王師母在這段平靜的時候兒，有一搭無一搭的問她：「我剛才進來的時候兒，你在那兒找什麼東西呢？」

牡丹扯了個謊說：「我找杭州府誌。」

「你們家是杭州嗎？」

「是啊，我是餘姚縣人。」

「我想喪事過了一百天之後，你要回娘家去看看吧？」

「是啊，我想回去。」

王老師這時在外面門上敲了敲。他要茶。他已經在書房吃完了飯，想知道她們正在幹什麼，什麼時候兒他太太可以回家去。

「你先回家吧。我要陪一陪費太太，她有東西要收拾。」

出乎王老師的意外，那位新寡婦站起身來請他進去坐。

這位學究猶疑了一下兒，雖然他太太也在屋裏，按他這老一代的人想，按聖人之禮，他是不應當進入鄰居女人的臥室的。

牡丹看到王老師臉上猶疑的樣子，她就走到門前來，恭恭敬敬的問他說：「您和師母這麼幫忙，我必須向您兩位特別道謝。我現在把茶送到書房去，還有事向您請教。」

過了片刻，這位少婦用茶盤端着茶到了書房門口兒。王老師站起來，說了一聲：「不敢當。」牡丹的態度很爽快俐落，不像丈夫死了半個月的寡婦。王老師看見這個青春的仙女站在他面前，心裏猛然抽搐了一下子。一個青春的女人，命定要畢生守寡，這樣的一個女人。他心想，這是定而不可疑的。至少，有功名的讀書人的遺孀是要一直守節的，這是天經地義。普通男人的寡婦常常再嫁，秀才，舉人的寡婦，按儒家的倫理規矩，是應當守節居孀的。

這時候兒，王老師覺得他面前這位少婦能否守節不嫁，可很難說。她看樣子不太像。

「王老師，您對我們太好了。什麼事情我都要求您指教。明天我就要和連升一塊送靈柩回家。我由這兒到船上這一路，當然要穿上孝服。可是，隨後一路之上，是不是要一直穿着呢？」

「費太太，我想這要看個人的心意。在上船下船時，你當然應當穿，尤其是下船的時候兒，因為公婆要來接你。」王老師把她上下打量了一下兒，又說：「你自然應當這樣兒。我認為必須如此。你應當一路的哭，直到靈柩抬到家裏為止。我自然不認識你的公婆，但是按人情之常，他們一定願意你這樣做。到時候兒，一定還有妯娌，還有鄰居的女人們，她們一定在場觀看。你當

然不願招她們在背後說閑話。」

王老師話說得流暢而純熟，好像寺院裏的執事僧或是古蹟勝地的導遊一樣。

「我以後會怎麼樣呢？」

「大概是，丈夫家會給你收養一個兒子，好繼續你丈夫的後代香烟。他們總是會這麼做的。他們認為一個寡婦有個孩子照顧，會清心寡慾，安心守節。你要知道，我並不是說年輕輕兒的守寡容易，可是總得要守過去呀。你先生有沒有功名？」

「不能算是真有。朝廷爲水災賑濟時，他拿錢捐了個貢生。那時我還沒嫁給他。您知道，一千塊錢捐個秀才，三千塊錢捐個舉人，我想是五百塊錢捐個貢生吧。」

王老師認真望了望這位少婦的臉，然後說了聲：「噢，是這樣兒。」

「您認爲怎麼樣？」

王老師這時像對自己人說話一樣：「事情是這樣兒。這件事在你自己，完全在你自己。我不應當說什麼。可是你來問我。你要知道怎麼辦。我說，這事完全在你自己。不過，一個秀才的寡婦再嫁的，的確從來沒聽說過。不過貢生的寡婦，也可以算進去。可是，大部分還要看你先生的家裏怎麼樣。他們若提到給你收養個孩子，你就明白他們的用意了。」

「您覺得這麼做對嗎？」

「我剛才說過，這是個人的心意。並且，這要看你公婆願不願養活你。」

「女人總是顧要自己生的孩子，您說是不是？」

這位老學究覺得很難爲情，不由得臉紅起來。

「我想你應當拿這件事和你母親去商量。我想你母親還健在吧？」

「是，現在在杭州。」

「好，那麼現在你就不需要費心思了。規矩矩守喪一百天，像個賢德的兒媳婦。也許他們會答應你回娘家去歇息歇息。杭州又不遠。我聽說，你是杭州梁家的姑娘。你聽說杭州有個梁孟嘉嗎？」

牡丹的臉上立刻亮起來。她說：「當然有啊。您說的是梁翰林吧？我們是同宗，是堂親。我們同宗都叫他『咱們翰林』，沒有別的翰林啊。」她對這件事頗引以爲榮，是顯而易見的。一般而論，一個姓平均每百年出一個翰林，所以同宗都覺得榮耀。

「他應當能給你拿個主意。」

「他不認得我。他老是住在北京城。有一次他回杭州時，我見過他一面。那時我不是十歲，就是十一歲。」

「我想你大概認得他。我看見你們書架子上有他的文集。」

牡丹扭着柳腰豐臀，懶洋洋的拖着脚步，走到書架子前面，指着第二層架子上的三卷書，與高采烈的說：「這三卷。」